

张我军全集

张光正编

台海出版社

张我军全集

张光正 编

田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我军全集/张光正编.—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8

ISBN 7-80141-135-8

I. 张… II. 张…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张我军-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258 号

书 名 张我军全集

编 者 张光正

责任编辑 吕 莺

装帧设计 李呈修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大北印刷厂印刷

开 本 1/32 印张 17.875 字数 400 千字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135-8/C.9 定价:4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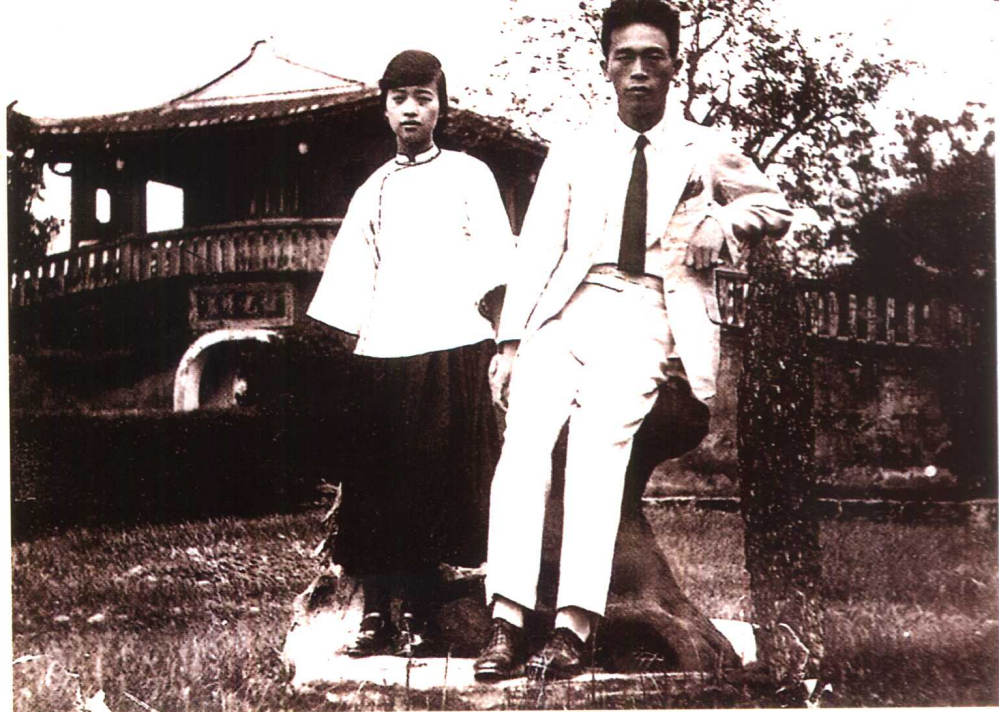
▲ 张我军半身像（摄于1933年）。



▲ 张我军（右一）在板桥和母亲（右二）及亲戚合影。约于1921年。



◀ 板桥少年张清荣（张我军原名）。约于1915年。



▲ 1925年在台北与罗文淑（后改名罗心乡）结婚时摄于板桥林家花园。

► 被称为“台湾新文学革命发难檄文”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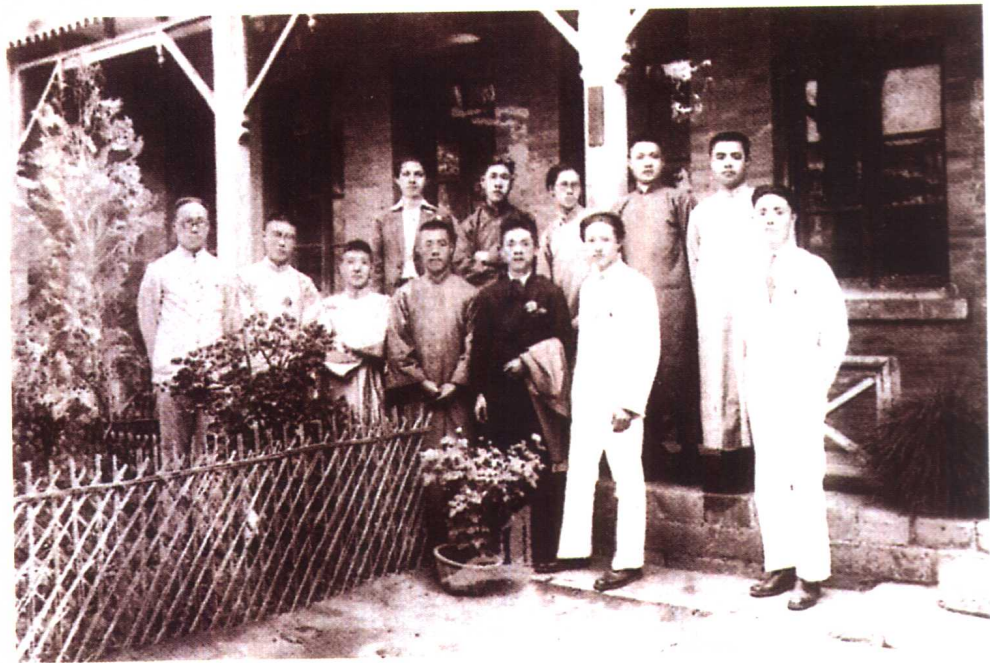


▲ 1926年8月11日拜访鲁迅时赠送的四份台湾民报（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 1927年春张我军（坐中）与台湾在北京留学之同乡洪炎秋（坐右）、吴敦礼（立左）、宋文瑞、苏芾雨等创办《少年台湾》月刊。



► 1932年接母亲(中坐者)从台湾到北京奉养时全家合影。前右为长子张光正,前左为次子张光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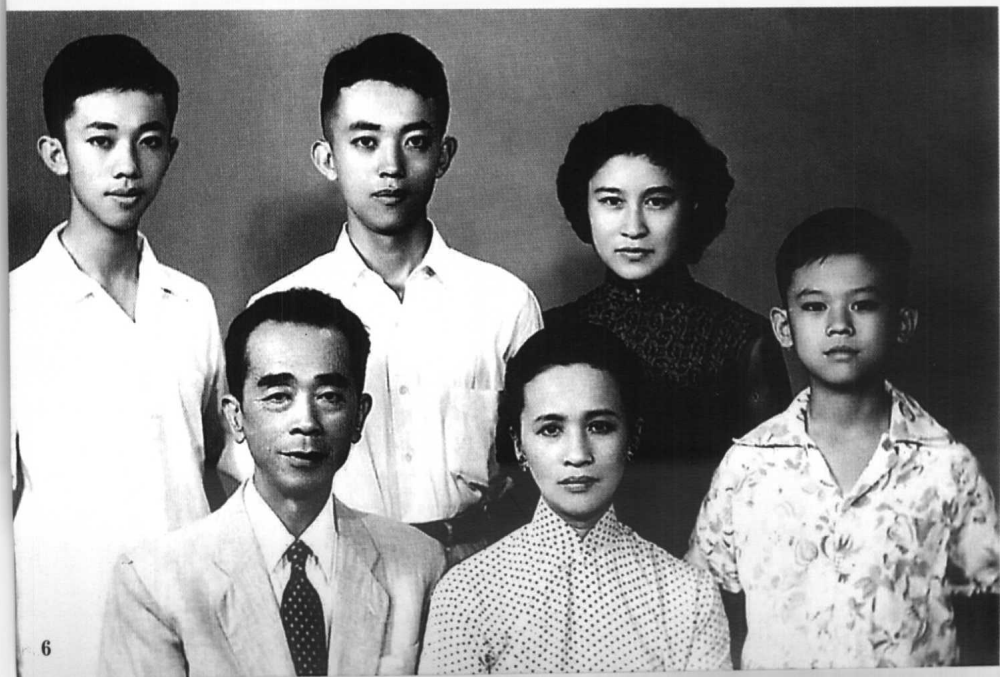


▲ 1929年张我军(中立黑衣)与师大同学何秉彝、俞安斌、叶凤梧、戚维翰等十二人成立文学社团“星星社”(后改名为“新野社”)。



◀ 夫妇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故居大门前合影。(40年代)

▼ 逝世前50天在台北与家人合影。后立左一为三子光诚、左二为次子光直、右一为四子光朴。





▲ 张我军塑像。塑像于1997年3月15日在台北板桥国小落成，由杨春森塑造。为整块粉红色花岗岩雕成，头发类似火炬造型，象征台湾新文学运动薪传之火生生不息和代代相传。



► 陈映真、施善继等参加揭幕式时合影。

晚年遺作《春雷》手稿。

春雷

小時候喜歡養蠶玩，常聽大人說：春雷一響，密密地粘在紙上的蠶卵就會裂開，鑽出一條一條的小蠶來。所以每年過了農曆不久，新年的樂趣淡了下去，就會焦躁地等着春雷響。好去問人家要新生的小蠶來養。那時候，彷彿一切希望盡繫於春雷的一響。

當初是由於養蠶的樂趣，而寄希望於春雷的。久而久之，希望與春雷竟直接聯繫起來，所以

致林海音函手迹。

省茶業商會同業公會

合英：十月廿五日的信昨日由楊家轉來。去年的信我寫了回信，但為了忙於謀生，不曾再去信，但是你們的消息我在秀英家倒是得到幾次。全國運動會時，給我寄來的喜報得到了，因為忙也就忘了去信。請原諒。我的書因為資本不繼，倒閉大吉了，為糊口計，今年二月間入省茶業商會。當名幹事辦理文書兼為編輯。茶業雜誌，真想不到，老大嫁作商人婦，不道我自已卻也覺得很高興。因為這裡很自由，生活頗似隱居，用不着與人敷衍，所差的是薪水不夠生活，月，尚須設法補墊。

省茶業商會同業公會

你們既生立將備離平，問題就只在去來來台了。是去京或來台，謀生都不是容易的，因為這十年來，文人尤其有大良的文人，到處倒中。也不過兩者擇其一。我是謀來台的，因為多信或者較為保守。你們如果到台，我一走上就職方面，事情大均不至有問題，只是住比較不好找，房子頂費相當多。拿日本房子說，平均一層頂費台幣一百萬元，你們一家至少也要二十層以上。要錢，常宿舍的差事，雖有可無，卻是相當不易。好在秀英那裡暫時可以歇腳，情，真想掛信也未曾不可。至於薪水方面

序 言

□ 张克辉

台湾已故文学家张我军先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他同当年一些先进分子一道，在日本统治者对台湾实施严厉镇压和怀柔同化政策的恶劣环境下，把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介绍到日据下的台湾岛。他猛烈抨击当时盘据台湾文坛的旧文学、旧思想；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不能与中国文学分断”的主张，而被台湾学者称为“摇篮期台湾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或“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张我军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青年时期积极参加台湾进步的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最初他同当时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曾把改善台胞被奴役地位寄望于促成“台湾议会”的改良主义运动，当认识到这条路走不通时，就把台湾回归祖国的希望，寄托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他自己也终于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来到祖国文化名城北京定居达二十年之久。不幸的是他依然未能免遭日本侵略魔掌的羁绊，日寇侵华，北平也成为沦陷区，他只能以教书卖文维持生计。

抗战胜利后，他兴高采烈地返回阔别的故乡台湾，而迎接

他的却是腐败反动的黑暗统治。不仅使他处于半失业状态，而且遭到白色恐怖的威压。随他回乡的二儿张光直，在1949年的“4·6事件”中，被加以“莫须有”的政治罪名投入牢狱。在白色恐怖猖獗的1951年春，张我军在散文《春雷》里写道：要“摆脱严冬的束缚和威压”，盼望“重见天日”，并且“衷心相信明天是可以一亲久别了的阳光的”，表达出他急切摆脱黑暗，迎来光明的心愿。不幸的是他未能见到这一天的到来，就在极度压抑和郁闷之中告别人世，仅享年54岁。

张我军先生是自学成才的表率，刻苦攻读的精神令人敬佩。他只在幼年时上过六年日本人开办的“公学校”，即小学校；毕业后半工半读，跟随台北一位老秀才学汉文，后到北京进升学补习班。从此跨过整个中学的门槛，进入北京高等学府。在北京著名的师范大学毕业后，立即在几座大学担任日语讲师，进而成为中国北方名重一时的日文日语教授。他不仅用白话文写诗、写小说、写散文，成为台湾的新文学作家；而且翻译了众多日本当代的名家名著，成为一位翻译家。他这一含辛茹苦、奋力拼搏获得成就的经历，体现出台胞先人当年赤手空拳、漂洋过海，在新天地里白手起家的那种可贵的开拓精神。

我和张先生一样，大陆祖籍都是福建省漳州府，又同属“清河堂”张氏家族，但从年龄上看，我是他的晚辈。当他在1946年从北平返回台湾时，我已作为“公派生”到福建厦门大学读书了，以后彼此分处海峡两岸，所以无缘拜见。但我同他的两位公子：张光正、张光直都相识、相交。光正早年参加抗战，没有随全家返台，我们同在大陆，相识较早；光直是著名的考古人类学者，他从美国或台湾来大陆交流、考察时，我

们多次相会，最近一次在北京见面是1997年，那时他的帕金森症已很严重，仍然坚持去河南商丘，坐在轮椅上进行田野考察，他的性格同乃父一样坚强，是位奋斗不息的学者。

1995年光正有意把他在1985年编辑出版《张我军选集》修补充实后重新出版，以纪念父亲逝世40周年，我是支持的，可惜未能实现。现又经过五年努力，编成了《张我军全集》，是很不容易的。这部集子的出版，可为两岸中华文化遗产、交流史的研究，也为当年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珍贵资料；也有益于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和两岸文化交流。所以我对本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

2000年2月

纪念张我军先生

□ 骆宾基

台湾诗人、作家、翻译家张我军先生虽然与我们和台湾同胞离别三十年了，但他对台湾新文化运动所做的贡献，是台湾同胞和大陆人民所不能忘怀的，他爱祖国、爱家乡、盼统一的感情，是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的。

张我军先生 19 岁从生长地台北到厦门之时，正值祖国“五四”运动蓬勃发展，他不但开阔了眼界，且深受这次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洗礼，这就是 1924 年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字界》的历史因素。他以无畏的精神对在日本占领者卵翼下的台湾旧文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掀起了台湾新文学大论战。这样，就开始奠定了作为一个台湾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家的先驱者的文学事业的基础。他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中指出：“还在打鼾睡的台湾文学，却要被弃于世界文学之外了，台湾的一班文士都恋着壘中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他所指的这种“古典主义”，自然是为日本占领者御用的所谓适合于“日台融洽”的“东洋文明”的旧文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他更

明确地指出：“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中国文学界起了一番大革命。”“那一大座的破旧殿堂——旧文学的殿堂，经了这阵暴风雨后，已破碎无遗了。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地在那里重建合乎现代人住的殿堂了——新文学的殿堂，可是我们最以为憾的是，这阵暴风雨却打不到海外孤悬的小岛，于是中国旧文学的孽种，暗暗于败草丛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旧的——以苟延其残喘，这就是台湾的旧文学”。旧文学的批判，得到了在台湾富有威望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赖和、陈逢源、叶钟荣等先生的支持。他不仅在理论方面论述，也在实践中体现。例如：他1925年为孙中山先生追悼会所做的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早期领导者的颂扬诗，虽然日本警察禁止宣读，但是会后却广为流传，这实质上就是属于和“日台融合”进行具体斗争的实践。又如，他在《我人对伊泽总督的疑问》中直言不讳地揭露伊泽“他一方面向台湾人卖好，一方面却向台湾人射冷箭”；“对于台人的言论的压迫，及其它不容我们在这里详说的弊政”等等。可以说，张先生在斗争实践中，是胆识过人的。1926年，他在北京拜访鲁迅先生，从鲁迅先生的《而已集·写在劳动问题之前》的文章内容看，也可知张我军先生当时赠送《台湾民报》四本，实质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界，提出不要忘记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台湾与台湾文学的意愿。这是同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应约潜往我解放区参观并会见驻妙峰山八路军负责人，接受“无论到哪里都要为人民做好事”的指示性嘱咐，和他反帝、反封建的文学理论，在实践上是一致的。他的这种反帝反封建，为人类解放冲破旧的观念，向封建迷信、向买卖婚姻等落后思想

和习俗进行公开挑战的先进思想和斗争精神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尤其是张我军先生热爱家乡一草、一木，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翘首盼望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愿望，他的正直而勇于斗争的民族精神，更是我们所不能忘怀的！

同志们，朋友们，有多少炎黄子孙为我们祖国的强大，为祖国的独立和尊严做出了努力和牺牲，这其中有不少是我们的台湾同胞，我们至今怀念他们！

我们坚信，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统一大业一定能实现！张我军先生三十年前的遗愿一定能实现！让我们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统一，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共同努力奋斗！

本文为著名老作家骆宾基先生代表北京市作家协会于1985年12月17日在“张我军逝世3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稿。标题为编者所加。